

園家與土故

著 俠淑趙

120 庫文歌九

111
C012
583



•

目 錄

三	自序
元	艱難之旅
元	恍如隔世見親人
四	我找到了那株野櫻桃
五	心酸含淚憶當年
七	在硬臥車廂裏
九	何處是我家
九	松花江畔簫簫墳
一〇	旅館・廁所・盆湯
一五	五雞全鴨四十八條腿
二五	一見長安使人愁

二二七	赤日炎炎似火燒
二二八	晉中風光
二二九	自由市場與百貨商場
二二八	聲音與宣傳
二二九	老兵蕭軍的蒼涼
二二〇	閒話大陸文壇
二二一	失鄉人語
二二五	影視・戲劇・音樂
二二九	點點滴滴



① 東北農民公社運貨的小驢車。



② 東北的糧倉。

3 作者的母校，現改為「瀋陽市第三十九中學」。



4 東北的民宅。





5 作者在女作家蕭紅的故居之前。



6 東北鄉村的兒童。



⑧ 西安大雁塔，是昔日唐僧藏經之所。塔內年久失修，斑剝脫落。

⑦ 孔廟已改稱「文廟」。但「孔廟」二字仍在側面的牆上。



⑨ 文廟內景。

10 昔日暴君秦始皇陪葬物，今日的「兵馬俑博物館」。



11 唐朝楊貴妃出浴的「華清池」。



12 京劇「蘇三起解」中洪洞縣的大槐樹



13 尖頂小亭，是楊貴妃的「曬髮臺」





14 瀋陽街頭腳踏車成陣。



15 昔日北平中山公園內出名的「來今雨軒」。



⑬街頭小販，用棉被來保持冰棒不化。



⑭作者(右)與三十年代老作家蕭軍夫婦合影。

自序

猶豫、矛盾了好長一段時間，終於還是跑了趟中國大陸。本以為回來後心可以穩住了，更沒打算以大陸之行爲題材來做文章。沈默是金，原計畫沈默的。出乎意料的是歸後與去前心緒竟同樣的不寧靜，而且多了一項如鯁在喉；雖知少言多福，還是忍不住一吐爲快，於是一吐就吐了十六、七萬字。

「故土與家園」一系列文章在「中華日報」副刊發表後，又經「傳記文學」月刊、美國休士頓的「華商報」、歐洲的「西德僑報」轉載，讀者彷彿不少，直接間接的很得到一些反應。例如：第二篇文章「恍如隔世見親人」剛登出來，就有人到某機關去「檢舉」，說我「稱讚大陸的海關好，是在給他們做宣傳吧？」這與大陸留學

生寫信給我，問我「是否有意在做反宣傳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全屬斷章取義。

我不過是個寫文章的純平民，管不著宣傳或是反宣傳的閒事。更不喜歡被人把這類字眼加在身上。我寫，因為我是中國人，對自己的故土、家園、同胞，有一分根深柢固的愛；對整個民族、整個大中國，有分無法遏止的關懷。因為關懷，便不能遊遍山遊過水，吃遍北京烤鴨子，仍然沒事人兒一般的裝傻。寫出來乃當然之事。

「故土與家園」裏的十來篇文章，著眼處多是人民生活和社會現象，甚少直接觸及到政治。這固然因為我不是一個對政治有興趣，也不是很懂政治的人；也因為我認為人民的生活情況、社會的安定與紊亂、進步與落後，已足以說明政治上的成功與失敗。

當決定寫「故土與家園」時，有位瑞士好友問我：「妳要寫甚麼？」我說：「我要寫真話，看到的、聽到的、感到的。」

「那不好吧！沒有一個人可以說真話。」他鄭重的說。

但是我說了真話。礙於大環境的特殊，有些話還不能盡言；唯凡是形之於文的，必真必誠，含糊躲閃之詞或有，違心之論則無。

大陸之行使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。首先是一些堅守原則的朋友們的不諒解，「她到底是甚麼立場呢？」他們懷疑又失望的問。繼而是衆人的責難：「真是荒唐，妳怎麼可以去大陸呢？預先連一點口風都沒漏，嚇了我們一跳。」有些人在背後批評：「真莫名其妙，她直系親屬全在臺灣，跑到大陸探那門子親呢？」「故土與家園」發表之後，站在對立地位的人又開始責難了：「真不應該，給她那麼多便利，回來居然不說好話，反倒批評。」

在一片真這個、真那個的不以爲然聲中，一位摯友爲我下了結論：「妳這一趟跑得真是得不償失。」

每個人站在自己的地位說話，可能說得都沒有錯。譬如那位瑞士朋友，他的著眼點是往中國大陸賣機器、做生意，當然認爲不能說真話。說了真話影響了生意可怎麼辦呢？他的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。但他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，其他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。我有自己的立場和見解，可以爲自己的行爲擔當、負責。

若問我的立場是甚麼？答案是簡單的三個字：中國人。中國人不一定非站在某一「方」的立場，中國人應該有自由站在純中國人的立場。我也從不認爲國家屬於那個黨團，或那幫有權勢有武器的人物，它屬於全體人民。祖宗留下的萬里江山、

五千年文化、豐富的物產寶藏，遺產的受益人該是全體流著中華血液的子民，這些人裏，我得算一分。

受難的母親也是母親。若把故土大地比做母親，則億萬炎黃後裔是她的兒女。身居海外，對受苦受難的母親魂牽夢縈，思之念之，有便利得以一見，我何忍絕然相拒！

對於大中華美麗遼闊的土地，優雅深雋的文化，與我來自同一根源的手足同胞，我願做無條件，其實也無可選擇的認同。對政權嗎？我敢打賭，只要是個正常人，一定愛自由甚於愛不自由，愛仁愛和平甚於愛殘酷迫害。至於「專政」之類的字眼，一聽就嚇人，離得越遠越安全。

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，看到問題多多、百孔千瘡的故土大陸，和在那兒茫然度日的同胞，都不會無動於衷。我無幸災樂禍之心，唯激動與慨歎是免不了的，特別是觸及到與我本身有直接的關係時，如：講成分，把擁有田地的人家貶成十惡不赦的賤民；輕視並折磨知識分子，把文藝工作者當成工具、奴婢等等；都使我很難保持心平氣和，字裏行間流露著悲憤乃自然的反應。但我相信人性裏有善良的一面，人心也不會全然死盡，所以對一些人和事仍願持理性的角度去衡量。整個心路